

张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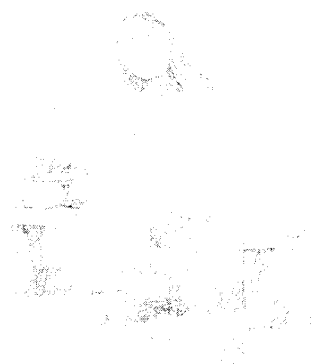
张洁月光少女小说

神秘园之歌



神秘园

之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秘园之歌/张洁著.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5.1

(张洁月光少女小说)

ISBN 7-5324-6370-2

I. 神... II. 张...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7318 号

张洁月光少女小说

神秘园之歌

张 洁 著

丁晓芳 版面设计

责任编辑 彭 懿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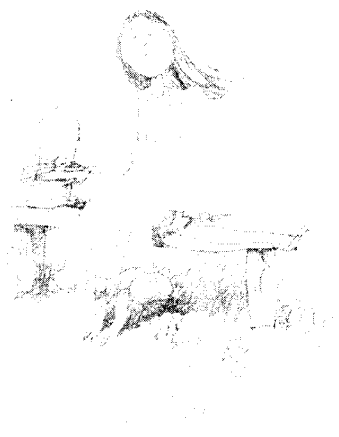
开本 889 × 1194 1/24
印张 9 1/6
字数 92,000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网址: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postmaster@jcph.com

ISBN 7-5324-6370-2/1·2284 定价: 16.00 元

目录



坡儿的夏天	001
你看见了吗,这儿我的手	011
你不知道将来我会有多好	023
月光之舞	059
十六岁的影子	067
叫我一声乖女	077
做回坏小孩	087
神秘园之歌	099
说吧,说你爱我吧	111
晚茶花香	123
人间烟火	131

目 录



女巫赫敏	141
沐浴阳光下	161
天堂的孩子	173
云彩上的女孩	189
附录	201
本书作品发表时间表	203
我与本书	204
创作简历	208
天使和灯芯绒的舞蹈/萧萍	212

■ 坡儿的夏天

.....

一直到暑假来到我才明白夏天已经降临。一直到这个暑假我才知道自己的名字,我叫坡儿。我一直想有非常奇特的夏天,一直到知道自己叫坡儿了,我才有了与从前不很一样的夏天。

门

“砰”地将爸爸的背影定格于我的视屏，我愣了一下，飞快地跳起来跑到面向大路的西窗边。

并不宽阔的马路上晨车载着上班的人们“嘀嘀叭叭”叫唤着往前驶去，对面的车站一片吵吵嚷嚷的人声，不时有人伸长头颈朝车来的方向张望。我莫名地叹了口气，回收的眼眸里映出爸爸的身影，因为沉沉而显得有点儿耷拉，爸爸一手提着包一手晃荡着，就这样无声无息、无欲无求地出了窄长的弄堂口，游进人群。

我移转开视线，抬头将目光投向对面围墙圈着的公园，大片大片的绿色倏地扑进眼帘，绿阴里若明若暗的湖面也静静地投入心扉。我尽情地迎受着，忽然心里腾升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起初很淡，渐渐地轻轻蔓延着，鼓动得内心开始酸胀，胀得难受，说不出的难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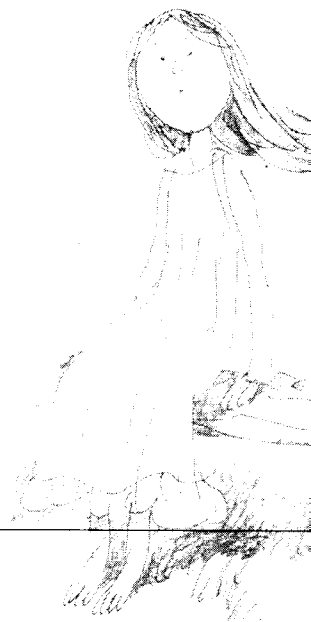
再看楼下的人群，爸爸瘦长的身影早已没了踪迹。

即使他的身影依然没有离去，那又怎么样呢？我难道会叫住爸爸回来吗？我问自己，实在是无从答起，确切地说是无从所知啊！裴紫薇说过，女孩在我这个年龄的惆怅有时会是莫名而起，自己都说不出名堂的。

裴紫薇？裴紫薇？我的目光又流进窗下的人群，葱翠艳丽的色彩和飞飞扬扬的裙片飘飘地传说着夏天的来临，将我的思绪翻飞入瞬间的懵懂中，一小会儿的失却之后，我喃喃地自语：夏天来了，我的暑假开始了，夏天当然来了。

梦幻般的呓语声在夏天的晴空盘旋、袅袅，冥冥之中托起我而牵引着穿越时空再悄然降落于这个季节。

繁华落梦，不大有人再经意的时刻，裴紫薇的影像如同当初她的到来一般，不带任何痕迹地再一次走进我的世界，只是此刻，温情和柔肠翻江倒海地起伏，随后留下的是阵阵悸痛。



不是发生在这个都市的故事。

那是座幽静而古朴的小城。一溜青石板的街道连着大街小巷。

奶奶挽着一个竹篮，颠着粽子般经过缠裹的小脚牵我款款而行，停于街面的一家门口，从从容容地由斜襟的衣衫兜里，取了钥匙出来打开红色的木门。门里简陋至极的摆设包裹住我，我缓缓走到木梯旁，看奶奶一眼，迈开步子小心翼翼地往上爬去，奶奶紧跟而来，伸手推开木窗，指给我一方豁然开朗的明净空间。

从此，这儿就深深地覆盖起我原本就不清晰的记忆，我固执地把奶奶的小城和我们的小木屋当成自己的人生起点。

奶奶有一手绝好的针线活，那时候小城里还时兴用手工缝制衣服，奶奶于是整天戴着一副老花眼镜忙碌手里的活计，因为是我们生活的主要来源的缘故，奶奶白天连着黑夜总不让自己停下来。

爸爸极难得来，因此在他同样寥寥无几的信到达时我常常记不起他的模样。爸爸长得什么样子？我不知道。

从没有人说起母亲，我很习惯没有人跟我说到母亲。

我有奶奶。

我和奶奶两个人在安宁而平和的小城享受着独有的美丽和温柔。奶奶说：“乖丫头啊，长大有出息啊，奶奶要看着你上大学。”她说这话时总抬起头、眯缝着眼睛朝向前方，仿佛已经看见未来一般心花怒放。

我一把抱住奶奶的臂膀摇晃：“不嘛，不嘛，奶奶我哪儿也不去，我不要离开你！”

奶奶赶紧说：“傻丫头，不要吵，不要吵，针戳着了你，针戳着了你奶奶会心痛。”待我停止胡闹，奶奶点我的鼻尖，笑嘻嘻地说，“丫头哎，奶奶哪儿可能跟你一辈子呀，奶奶可真想跟你一辈子呀，可怎么可能呀？奶奶只想你将来有好日子，有出息。”说着说着她的脸就渐渐沉落，黯淡下去的视线又转到手头的针线上去了。

奶奶从来不当着我的面叹气，奶奶更从没有当着我的面流泪。奶奶将她深深的叹息和咸得苦涩的泪水整个儿全吞进了心底，这是我到这个夏天、这个我知道了自己有个名字叫坡儿的夏天才渐渐领悟的。这时候奶奶，这时候裴紫薇，都无影无踪，只有我一个人愣愣地守在夏天的酷热中。

小城的夏天因为暮色的蛙鸣和晨曦的蝉歌而来得格外早，婆婆的杨柳纤纤摆动着送来清新的气息，将我们小屋里萦绕的草药味道吹得回肠荡气。奶奶躺倒在床上大口地喘粗气，还摸索着硬要支撑起来做针线活，我只好用手臂死死压住针线小匾不让她碰。奶奶其实已经没有力气举起针线了，她连半躺的力气都没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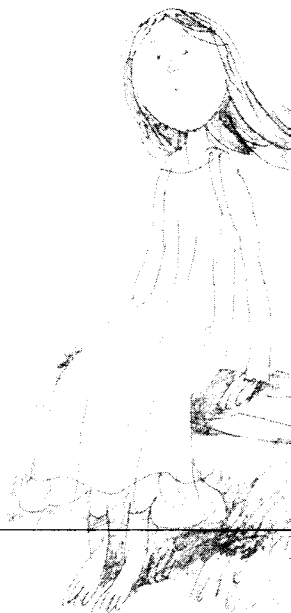
“丫头哎！”忽然一声惊叫，奶奶呼呼地出气，说，“你爸爸应该来了，怎么还不到呢？去窗口看看吧，不要老守着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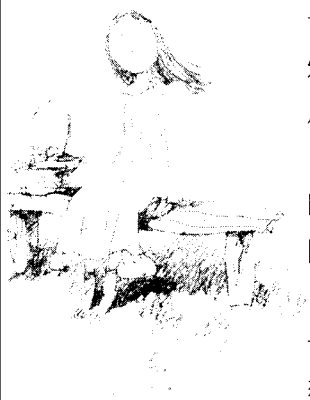
我没有移动，但此时耳边分明响起清脆的足音，有节奏地远远而来。我屏气聆听，奶奶催促：“丫头，去看看呀！”

我的头刚刚伸到窗口，就看见青石板上一个白色衣裙的女子翩翩而至，宽大的袖子随手的举动如白蝴蝶振翅似的伸展，木门在这个时候发出轻舒的叩击声。我看着奶奶，她微闭的双目猛地睁开，无力地抬了抬手，瞬时木楼梯在飞奔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转眼我已经立到门前，与白衣女子四目相对。

“你是丫头吗？奶奶呢？”女子揽我入怀，轻轻地抚了抚我的脸面，温和而急切地问。

我指了指楼上，便倚门看着女子的背影移上昏暗的楼梯，心里有些酸。仿佛生来就叫丫头的，我早记不得自己来小城之前是不是有什么名字，很自然地习惯被奶奶唤丫头。到了上学的时候老师问：“你叫什么名字啊？”我想都不想地回答：“丫头。”老师笑了，说：“丫头，嗯，叫丫丫吧，好吗？”从此在学校里我有了学名丫丫，丫丫——丫头——现在自眼前的女





子口中喊出，不由得觉得自己好像少了什么，说不清地内心就发酸。煤球炉上的药钵有点翻滚，我走过去拿抹布揭了揭盖子，草药的味道更浓地在屋里弥漫开来。女子就凝固在这浓得化不开的气息里。

迷迷糊糊不知道过了多久，觉得有只轻柔的手搭到我的头上，我张大眼睛便看见那女子站在面前，说：“奶奶叫你呢。”她提了药，倒入碗中，跟随在我身后又上了楼梯。

奶奶好像和缓了些，她拉住我的手，深深地看我，轻微但非常清晰地说：“丫头，这是裴紫薇阿姨，她从今天起跟我们生活在一块儿，你叫她紫薇阿姨。”她似乎用了力，说出最后两个字，转而对裴紫薇说，“孩子，委屈你了。”

裴紫薇赶紧说：“伯母，快别这么说，把药吃了吧。”她把药碗搁到小几上，很费劲地把奶奶的头稍稍抬高，侧身拿了药碗给奶奶喂药。

从此我和奶奶的生活里多了个叫裴紫薇的女子。一个在夏天的季节将飘飘长发编成一根粗粗长辫、常常一身白衣的文弱女子，一个会剪布做衣服、还会帮奶奶做针线活的能干女子，一个不多说话但有着好听声音常常给我和奶奶读书、教我唱歌、在夜晚关上房门就着如水的月光教我跳美丽舞蹈的温雅女子……

裴紫薇给我们岑寂的生活带来了生命和阳光，可那时我却一点没有在意。我只知道高兴，高兴奶奶的病情开始好转，高兴生活安排得很好，什么都不用我操心，我是没有心事的，什么心事也没有，尽情地徜徉于青石板，尽情地享受着少年时代的阳光，跟小伙伴们疯啊，疯得现在想起连我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

爸爸的信稍微多了一点点，每回都写着裴紫薇的名字，裴紫薇拆开来读给我和奶奶听。

奶奶虽然还是不能起床，但她的精神爽了很多，她常常拉住裴紫薇，左一声“孩子”右一声“孩子”地唤她，锁着沧桑的眉宇间竟飞扬着快乐的神采。我偶尔在心里笑话：奶奶真是的，人家又不是小孩子！偷笑转眼即

逝,我才不管你们呢。我只顾着穿裴紫薇给我缝制的花衣服、吃裴紫薇烧的好东西、让裴紫薇辅导我功课以及其他。

生活的进程单纯而悠缓地流动。

小城的清纯和秀美却没有能留住奶奶的生命。熬过了这个夏天之后,眼看着另一个夏天即将来临,奶奶却在这个时候走了,很平静地走了,走得远远的。

病房洁白、宁静,放学后我懵懵懂懂地来到孱弱的奶奶身旁。奶奶无力的手那么坚决地搭在裴紫薇消瘦的手上,嘴不住地挪动着;裴紫薇凹陷的大眼睛深情地迎视,那般专注、那般倾心。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奶奶看我,泪眼却模糊了我的视线,我根本看不到她的眼神,但在喘息的当口,我依稀听到一声很轻很轻的叹息,幽远得让我当时甚至都没有想到这是一声叹息,是奶奶给我的临终绝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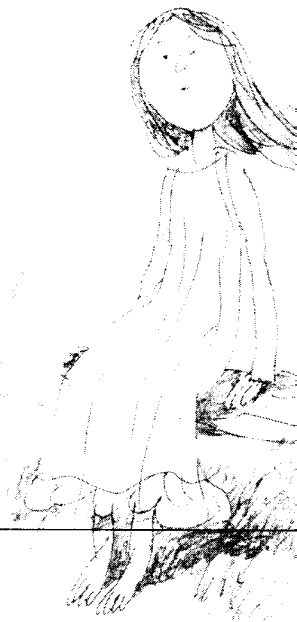
就这样,奶奶走了,非常安详地走了,而我只在越来越远离的日子里,才越来越清楚地听到当时的这声叹息,并且一直到很久了之后,才明白:奶奶的叹息是给我的,是给我的最概括的遗言。裴紫薇苍然平和的脸便在这声微弱但清晰的叹息中来到我的面前。

夏天虽然没有了奶奶,但裴紫薇的存在让我并没有太多寂寞的感觉,正好是初三最关键的升学考时刻,裴紫薇忙完了奶奶的丧事就立即转入帮助我的复习之中,她的从从容容感染着我,于是那年我发挥得出人意料的好,分数下来,很多人对“丫丫”都刮目相看。

暑假开始。

裴紫薇买了字帖回来让我练毛笔字。裴紫薇说书法可以陶冶一个人的性情,她对我说不管你写得怎样,只要能够坐得住就好,坐得住有助于磨炼一个人的耐心和意志力。于是几乎每天上午,我都要坐在写字台前写毛笔字。

这时,裴紫薇就忙着做针线活。当时虽然穿手工缝衣的人少了,但受



着邻里的照应，何况裴紫薇有一手相当精细、漂亮的针线活，她空闲的时间也不很多，因为我们两人的生活费以及我开学的学费都得靠她的手去筹集。

依然是沉默寡语，裴紫薇不多说话，但仿佛知我心一般，只要我需要人说话时她总会及时打开话匣，让青春期开始性格无常、突然地会情绪低落或者愤激的我心情豁然明朗。

青春伊始的日子，因为裴紫薇的缘故，我其实是比同龄的伙伴少了弯路的，我却一直没有意识到。而今，我忽然记起奶奶临终前的一声叹息，奶奶一定是早就看出了我对人的漠然，接受着爱却一直不曾想到将自己的爱对身边的人和事付出。那一声深深的轻叹一定是奶奶对我的无奈。

哦，奶奶，哦，裴紫薇，一直到远离了这么久，我才学会站在不是自己的位置上审视人和事，当我开始慢慢明了这些的时候，你们又在哪儿呢？

裴紫薇犹如悄无声息地到来一般，在初夏盛开的季节悄然地离开。

那年我高一快结束了。那天裴紫薇去街上买东西。邮递员送了信来，写着“裴紫薇收”。我捏在手上翻来覆去地把玩，忽然起了好奇心，我对自己说：“一定是爸爸写来的信，爸爸的信做女儿的当然能看。”于是我就拆开了信，白色的纸上寥寥数语，告诉“紫薇”“她”不行了，他跑不开，还要再委屈她一阵，“我会给你们”最好的生活。落款爸爸的签名前是“爱你们的”——你们，除了我，还包括裴紫薇！我捏紧了拳头忧愤地盯住门口。

外面响起“啪啪”的石板声，裴紫薇笑盈盈地站到了我的面前，一身白衣，飘飘然然。

我决然地转身跑开。

我学着大人的样开始给爸爸写信，我说爸爸你要头脑清醒啊，不要被妖精迷惑了眼睛，你一定要清醒，什么时候带我到你身边？

我从此不主动跟裴紫薇说一句话，只在要她帮忙的时候才看着她。

裴紫薇原本的娇弱神情多了份憔悴，宁静、淡淡忧郁的目光写进了落

寞,那张苍白的脸,那副幽幽的表情,说不清地让我心底注入一股满足感。裴紫薇还是像从前一样操持着我们的家,我常常带着笑眼看她的身影!很痛快!

终于有一天,我叫住她,我问:“你到底是谁?”

裴紫薇看我一眼,温柔但坚定地说:“丫丫,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但不该知道的时候,最好什么都不要问。”

我盯住她:“我不喜欢你,我恨你,我希望你很快从我的生活里消逝。”

“好的,总会的,说不定都等不到这个夏天结束。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丫丫,要期末考了,我还是希望你先把其他的東西都放一放,考完试再说。”

我还想说什么,但发现什么话也没了,便走也不是停也不是地傻愣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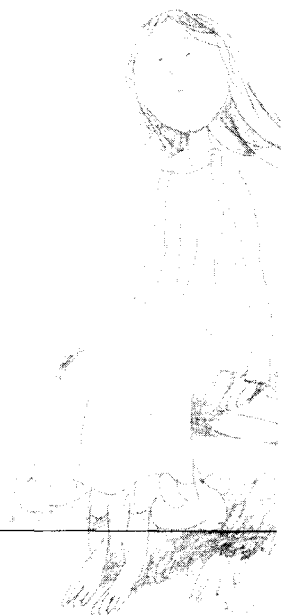
裴紫薇看着我,说:“丫丫,赶紧去做功课吧。”

我逃一般地蹿上阁楼。

暑假又开始,这个夏天我说不出口有些散淡,裴紫薇还是建议我练毛笔字,我握着笔,总静不下心来。

终于等来了爸爸的信,是写给我的,爸爸说:“丫丫,我来接你了!等着啊。”就激动起来,激动得自己都觉得是莫名其妙,这时候尽管我已经记住了爸爸的模样,可那么长时间的分隔,人间的一些微妙也好像给长久地隔离了,但我就是激动,非常非常地激动。

裴紫薇是在爸爸到来的这个清晨失踪的。一直到这时我才发现在我激动的日子里她已把所有的余留针线活打点干净,而家里早已经料理得好好的:我的东西大部分都已装进了箱子,奶奶的遗物搁在另一个小箱子里,桌上放着我的成绩报告单和转学证明,还有一封信,是给我的。我拆开:“丫丫,再见了,以后的日子多珍重,青春的年代会有太多的忿忿然,但记住什么事都不要轻易地下结论,走过去了你会发现天空依然是那样的蔚蓝;你也大了,多关心爸爸。凳上的一套白衣裙是给你的,知道你喜欢,



我给你做了一套。爱你的裴紫薇。”

我走到凳边，展开衣服，宽宽大大的袖子蝴蝶般地舞动，我从窗口探出头，仿佛看见了那女子款款地隐没于小城青石板路的尽头。

都市生活的帷幕拉开之后，我飞快没入这座繁华的城市。曾经的生活经历在爸爸的和颜悦色里沉入记忆的底层，我们两个人实实在在成了没有回忆的人。

但很快我就有了淡淡的忧伤，一点点长大的茫然不可阻挡地又开始塞满我的胸膛，那过去了的岁月时隐时现如潮涨般漫进我的思绪，裴紫薇的名字不停地响起在我的心灵，我开始冥冥之中不断地与“裴紫薇”相会。

裴紫薇，裴紫薇，你们千万别以为我一直是这样没大没小的，在以前很长很长的时间我是按奶奶的嘱咐叫她“阿姨”的，只是在而今想念的过程中，因为某种融合而使“裴紫薇”成了一种看不见但我可以时时感到的象征。我常常等待着，希望与之盈盈相握！

夏天来了；我的暑假又开始了，夏天当然来了；裴紫薇说过夏天是女孩的季节、夏天是浪漫的是可以有很美丽的故事的，她害怕夏天的炎热，可她喜欢夏天纯净至极的明亮。裴紫薇，我也喜欢夏天，它使奶奶成为我的永恒，并且让我的心底有了个永远的你！

我跳起来，急急地从衣橱里取出那套白衣裙，套在身上，旋转之中发现裙侧竟然还有个小袋，我将手伸进去，带出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女孩，第一次见面我就在心底叫你坡儿，坡儿，我很喜欢这个名字，你呢？

坡儿，多好的名字啊！十七岁时我终于有了个美丽的名字叫坡儿，我仿佛看见了那通往前方的坡上一只白蝴蝶在翠绿丛中轻盈地翩翩飞舞，有个熟悉的身影频频回首召唤，召唤坡儿沿着这条青春的山坡快快穿行。

■ 你看见了吗,这儿我的手

.....

叶龄你说累啊,你唇线隐隐牵动,他们说你说阳光,他们说哪儿有阳光啊,是要下雨的阴天呢。阳光,叶龄我看见的,是的,我看见阳光,我还看见悬浮的一道彩虹,尽管很淡很朦胧,但七色依然,一只黑色的蝴蝶翩翩穿梭其中。

